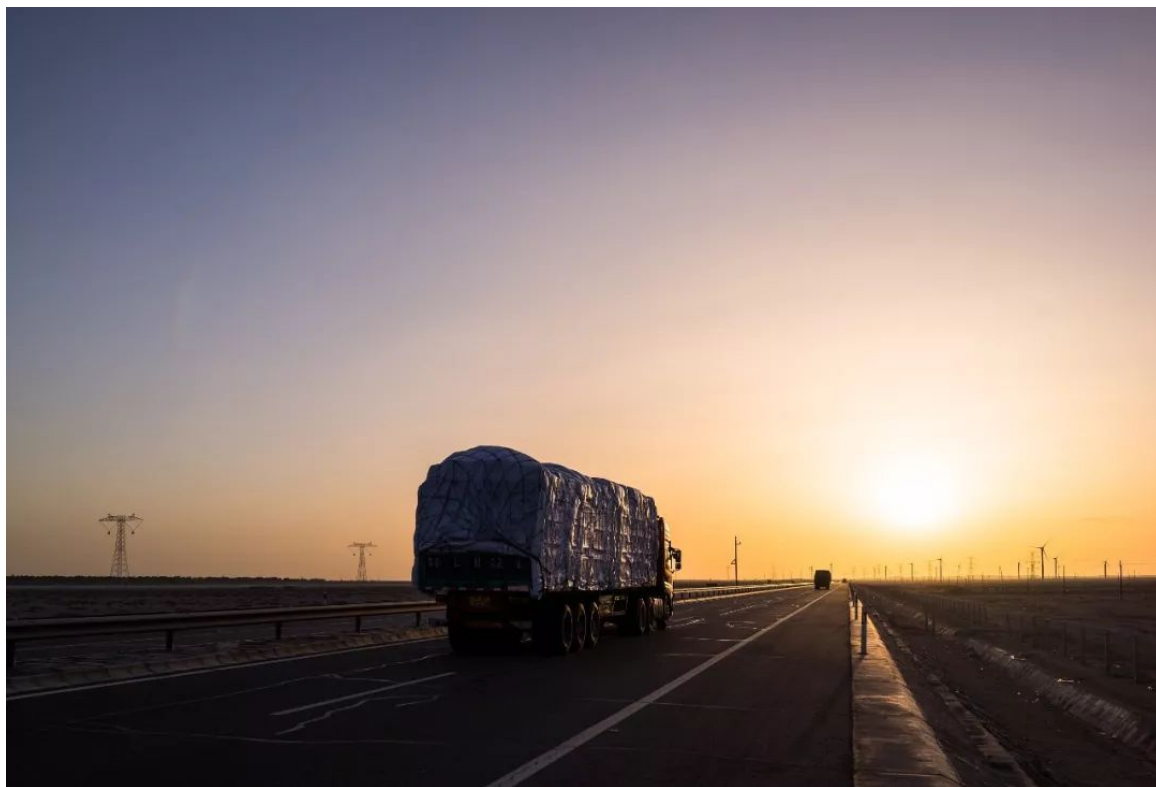


在高速公路上漂流

原创 人物记者 人物



疫情时期，人从哪里来变得非常重要。50岁的肖红兵说自己是从「非疫区」来的，他指的是自己的那辆轻型货车。车内居民1，健康。

货车不仅是「非疫区」，也成了他暂时的「家」。他大概是公共卫生专家会赞扬的听话市民，几天几夜不离开自己的「家」，主要吃泡面为生，不与人随意来往。

「家」的前面是醒目的鄂M3B350，这成为了他无法出「家门」的原因。他早在1月7号就离开湖北天门前往外省送货。但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因为一个「鄂」字，他像一艘漂浮在大海中的小舟，找不到停靠的地方，每到一个港口，岸边的人们会把他推回海的中央，他被隔离在大海中孤独地漂着，风浪凶险，他不敢休息。

他在高速公路上漂流了四天四夜。人们总是跟他说，「回你家去吧」，这里指的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，在湖北天门市。没人在意他到底怎么才能回到天门，出于信息上的隔离，肖红兵也不知道湖北的高速到底是什么时候封的，武汉和湖北的疫情到底是怎样的发展轨迹，也不晓得他所在的外地是否有专门接纳湖北人的酒店——就算有，他也不会舍得去住。他只是从人们对他和写着「鄂」的货车的排斥态度中意识到天门正在变得模糊，成为了手机导航里一个无法抵达的终点。

昨天，一条肖红兵在汉中北高速服务区被收留后哭诉自己「太累了」的微博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事实上，服务区已在昨天为他安排了类似于宾馆标间的客房，他终于能四肢张开地躺在床上睡觉了。回家暂时变成了一个不那么急迫的事情，令他更发愁的是，在疫情看起来无法很快结束的未来，他将怎样用这台鄂开头的货车去支撑他真正的家——无业的妻子，脆弱的父母和即将升入初中的儿子。

以下是肖红兵的自述：

文 | 荆欣雨

编辑 | 糖槭

我是1月7号离开湖北的。当时接了从湖北荆州到浙江义乌的单，800多公里，跑一天一夜就到了。我靠跑货车养家，想多挣点钱，不想跑空车，到一个地方就会停下来，在车上睡，等着新的订单，再去往下一个城市。

我在货车帮APP上面接单（类似货车版滴滴），货少司机多，有时也得抢单。我从义乌又送货到贵州，两天两夜，在贵州等了一天单，到了湖南湘潭，之后又回到了义乌。每隔3-5天，我会找一个小镇，在小旅馆里开一个钟点房，洗个澡换个衣服再走。离开义乌后，我前往深圳，1700多公里，三天三夜。因为货车单子都会签合约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货送到目的地，所以我尽量跑的时间长一点，休息时间短一点，睡觉就是在车里。

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会给家里人发一个定位，让他们知道我在哪。我跟他们说尽量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在开车，手机在导航，所以联系的话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就知道我在休息了。这期间我们通话，他们说武汉那边发了一个呼吸系统的病，挺严重，好多人都不往那边走了，我说我不在武汉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，就是隐约听说。平时我也没有时间看新闻，一天都是在路上跑，手机在导航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肯定抓紧时间休息，休息完了就看看能不能接到下一趟活。

我在深圳等了一天，拉了一车的货到福建福州。在福州，我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了，有一个老板说，有个到四川的活，很急，找不到车，能不能帮帮忙，给我多加200块钱，我就同意了。临走前，老板给了我十几个口罩、一罐红牛和一些手套，说「你会用得着」，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

在去四川的路上，新的一年来了。抵达四川达州开江，大年初一，下高速的时候，我开始感觉到「鄂」开头的车牌号带来的影响。高速路口有警察和穿着防护衣的人，我看他们都戴着口罩，我也把口罩戴上了。他们看我是湖北的车牌，就做了登记，我问他们什么情况，他们就说了一下，现在要严控外地车辆。

到了目的地卸货，我发现二十多米外有七八个年纪比较大的人，在那望着我的车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过了一会来了两个警察，一男一女，问了我的情况，看了我的证件，我这一路的高速发票都保留着，就跟他们解释，我不是从湖北来的。

他们调查了一下说没有问题，没事，你尽快离开就行，我说，什么情况？警察说，我们在你还是安全的，但现在老百姓对湖北这边比较敏感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我们走之后你尽快离开。我说谢谢你们，他们就走了。



疫情期间的高速路口都有相关人员检测体温 图源看看新闻

我想找个地方吃顿饭，当地的人听到我的湖北口音，说你们那闹得挺厉害，老板问我有没有问题，我就把我的情况说了一下，老板还挺好的，说那我就放心了。吃完饭，回去发现车前面停了两个小三轮车，还有人对着我的车拍照，我跑过去，他们说你湖北人赶快走，别停在这。还有人在打电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报警之类的。我跟他们说我会马上就会走的。

其实我也能理解，疫情时期，封闭管理，就应该是这样，我说行行，我马上走，我就走了呗。

再上高速我就发现到处都有卡点，要测体温、登记，但是当时还能通过。我打开导航查了下，离荆州有800多公里，我想回家，但又想着这一趟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回家要开一天一夜，油费加过路费一千多，有点划不来，不想花这么多钱空车跑回去。我又在平台上找了个货源，从四川到陕西城固，我想着这不是离湖北也近一点，拉完再回家，就把我的车资料给货主发过去了，开上了高速。

大概开了80多公里吧，货主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我这个湖北的车不行，这单生意就这么黄了。物流的人也跟我说，现在国道、省道、乡道都设了卡点，高速下去了你也走不远，我就说这可怎么办啊。

自从我离开福州，我只睡了2个多小时。当时我记得是在四川江油，我想下高速找个地方洗澡，卡点的工作人员都会劝我，你下去可以，但到处都封路，外省的车不让走，禁止外来的车辆和人员流动。那下去有什么用？江油的服务区那时还让停车，我就在那睡了3个小时，睡不着，醒来我就说还是往家走吧，哪怕空车花点钱。

我就又在导航里输入了湖北荆州（编者注：每次回家，他会导航到离家最近的湖北荆州的高速路口），开了一夜，第二天天亮了，我发现服务区不让停了，加油可以，没人管，停下想休息，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就催着让走。我有问过为什么？他们说你们湖北发病发的很严重，都是从湖北传染过来的，你湖北车不要停了，不要传染给我们了。在每个地方我都给他们解释，效果不大。他们的说法就是不管你有病没病，吃完饭你就快点走，别在这停，就这么个情况。

从这时开始，我就没地方睡觉了。



肖师傅的驾驶室 图源封面视频

2

高速没有地方睡觉，只能到紧急停车那种宽敞一点的地方，放个警示标志，在那里睡。最长的一次睡了1个多小时。一般都是交警过来敲玻璃，说不能这么停车，违法的，赶快走。我说服务区不让停车怎么办呢，他说全国都这样，你最好还是回你家乡去。

我就只能再往前走呗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的导航出了点问题。到了陕西宁强，让我下高速，往国道上走，再重新上高速。这时已经凌晨1点了，下了高速，工作人员给我量体温、登记，说你可以走，但是隐约地跟我说到处都不让走，你最好还是回高速算了。我说导航让我这么走的，他们也没说什么。

我还是坚持往前走，他们也就没特别地阻拦，在国道走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到处都堵着。条幅上写着非本村本镇人员以及外来车辆禁止入内，我就只能重新导航，导到乡道，绕一段乡道再开回到国道上来。

三更半夜的，我很怕迷路，山区里面信号又不好，有一段路彻底断网了，怎么都连不上去，走了好久才又重新有信号。好多路都是从山上绕，悬崖上面大S弯那种老路。太危险了。我一直都没有休息，本来就有点困，有的山路还有雾，能见度才3、4米，根本看不清，就2米多宽的山路啊，下面就是悬崖，真的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偶尔能遇见一两辆车，天太黑了，他们看不清我的车牌，没有拦我。

我记得开回国道后，遇见一个隧道，冲过去很快就能重新上高速了。结果隧道前又有一个卡点，摆了个桌子，可能我的货车太吵了，把守卫吵醒了。他看我是湖北的车牌，说赶快走，不走我报警了。我问他哪能走，他指旁边的小路，那人其实也还挺好的，还给我指了条路。那条路是从山下开到山顶，再从山顶下去，特别恐怖。

凌晨4点半到5点的时候，我回到了高速上。

天亮了，我还是不死心，想看能不能在平台上找一个往湖北走的活，哪怕不挣钱也行。还真找到一个，城固到十堰的。我跟货主一联系，上来就说我是湖北的车，问她有没有影响，货主可能对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熟悉，就说你过来吧。

等7点钟我到了她的厂子，她就又打电话说，你别过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报警了，警察来了又是测体温、登记，好多老百姓在那围观。警察说是这么个情况，不是说我们排斥你们，因为现在疫情严控期，这个货你就别拉了，你就回家去吧。

我也能理解，我也支持，没问题，就又走了。哎。真的有点说实在的，有点伤心，我当时有一句话真的很想说，我说病都没有把我们打倒，但是同胞的这种想法真的，真的把我吓到了。我也跟他们说了，我出来半个多月了，也不是从湖北过来的，我跟你们一样健康，我对你们一点威胁都没有，他们说我们也知道，但是全国都这样，我们只有采取这种封闭的管理才能不让病毒扩散。

我就返回高速，还是到处都有卡点，到了一个小乡镇上，老百姓就把你拦住，报警。那时真的是没打算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警察也跟我说了，湖北的高速也封掉了，我说，好吧，我也不能回家了。

上了高速，导航我都不知道导哪了。家肯定是回不去了，当时我给家里打电话，家里人说我们这边有好多确诊的病例，回家乡可能暂时回不来，高速都封了，你下都下不来，省道也封了，你到外面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把疫情度过了，再回来。

自从服务区也不让停车后，我就有点茫然了，家回不了，国道到处也封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导航输湖北荆州吧，只是一个模糊的目标。以前拉活，导航里输入一个地点就是目的地，我会用余下的路程数来鼓励自己，比如说全程1700公里，我就告诉自己，现在是四位数，跑着跑着，三位数了，再跑着跑着，啊，两位数了，快到了，就用这种方法鼓励自己，给自己提神。

失去目标真的很茫然，高速规定车速低于60迈会罚款，但是我一直就开30、40迈，不知道要往哪跑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，挺不下去了。快崩溃了。

就这么漫无目的中，我就想着还是回离荆州近一点的地方，不至于被排斥，这时导航出了点问题，我跑反了，几天没睡觉了，头昏脑胀的，朝着相反的汉中的方向跑去了。真的非常非常累了。29号，我就在汉中高速上一个很开阔的紧急停车的地方睡了，太累了。

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吧，有人敲窗户，我一看是交警，他们看了我的证件，说这是违法停车，罚200块钱，现在特殊情况，暂时不处理你，我就跟他们说我太累了，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再走，我实在是太困了。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，很重视，就带我到一个最近的高速收费站，说我们可以到那解决一下，你这样疲劳驾驶在高速上太危险了。（编者注：也正是在这时他被拍到了那段「太累了」的视频，2月8日，这段视频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。）

到了收费站，工作人员给我量体温、登记，还给我买了水果。当时我真的激动得掉眼泪了，这几天就一直在往前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，真的扛不下去了，薅自己的头发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好几次都差点撞在高速的护栏上面，突然有人这么关心我还给我送吃的喝的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他们说你要实在太累了，别的地方不让外省车辆走，我们给你找个地方让你休息休息，然后你想办法还是回到你老家去。

后来他们就让我在汉中北服务区休息。把车停在这。最开始必须有一个隔离、观察期，他们就安排我在车上住着，早上还有人给我量体温，还给我送馒头，给我的车消毒。第一天在服务区休息，我睡了十多个小时。

3

漂流的这些天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政策不合理的时刻，我当过兵，这些大是大非的道理我都懂，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能克服一下困难就克服一下，也是对国家做的一点贡献，我都能理解，也支持。

我的车是江淮牌4米高栏轻卡车，1公里空车油钱7、8毛，载货的话是1块1、1块2。从初一到初五，四天四夜的时间，都是空车在跑，过路费和油钱总共是3000多块钱，没有省油的办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停车，我中间断断续续休息的时间只有7、8个小时。

我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开货车，一个月情况好点收入是6000块钱左右，差点的时候5000多一点，标准的一趟活是两天，一个月跑十几趟。这几天在高速上漂着，半个月的收入就赔进去了。其实折腾了几天，直线距离只有5、6百公里，成本几百块钱的油加过路费，1000块钱左右吧。但是在这种不停地跑的情况下，又走了很多重复的路，无形之中距离就增加了一倍，钱全耗在了油上面。

在服务区安顿下来之后，才敢跟家里人说这些天这么狼狈，父母都70多岁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所以我都是报喜不报忧。

服务区的人对我挺好，我想着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免得还有人赶我走。另外为了避免误会，我都尽量不下车，少喝水，差不多晚上人少一点的时候，八九点钟，我下去吃个泡面。

白天在车上也没啥打发时间的，发发呆，睡睡觉。到处看一看，看看太阳，看看天，其实一般像我们跑货车时间跑长了，这种孤独也能受得了，也习惯了。手机是花400多块钱买的杂牌子的智能机，里面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下APP太麻烦了，还要费流量。

我的驾驶座后面有块板子，宽60厘米，长2米，上面铺床被子就可以睡觉了。晚上车里实在太冷就把车发动了开暖风吹一吹，顺便给手机充会电，最多40分钟到1个小时，开时间长了也耗油。车里空间小，暖风能维持一段时间。

开货车之前，我在江西搞铝合金安装制作，生意呢不太好，另外结工钱这一块呢很麻烦，结账周期很长。我在外打工，一出来好几个月，家里照顾不上，所以我就不做了。

我有几个朋友也在跑货车，他们说就是辛苦一点，我说行，别的没有，力气是有的。我找了一些亲戚朋友借了2万多块钱买的这辆二手货车，这钱现在还没还上。

想想真的对不住我儿子，从他3岁起我就一直在外面打工，很少有时间陪他，只能在家的时候尽量多陪陪他，跟他打闹一下，让他也感受一点父爱。孩子懂事，这几天视频会给我讲个小故事，说个小笑话，跟我讲他的同学、老师，说他们学校搞的活动。

服务区的领导一直很重视这个事情。今天（2月8日）早上，我被安排在了一个客房里，就像宾馆的标间，有空调、电视还有热水器可以洗澡，挺方便的。我可以免费住到回家为止。躺在床上的感觉很舒展，从来没这么舒展地睡过觉。还可以翻个身，有个家的感觉了。

我很想家，春节是咱们传统的节日，有钱没钱，都要回家过年，全家团圆嘛，父母也很担心我。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高速的服务区过的，人们都回家吃年夜饭了，几乎没什么人，就我一台车，也买不到什么吃的，开水还有，还是吃的泡面。


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，对以后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打算。今天（指接受采访的2月8日）通过媒体的报道，天门市的交通局也联系到了这边高速服务区的领导，说如果我愿意回去，他们可以来接我，但是我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，而且我回去之后也还要有14天的观察期，又要占用家乡的资源，他们来接我也要花费周折，本来当地的财政就不富裕，现在重疫区，很多医院物资也很紧缺，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再待一段时间，不想给家乡政府添麻烦。

如果我能回家，第一件我想做的事就是，我有一台车，我可以给一些医院送一些应急物资。因为我在外面这么多天了，我是健康的，不会有传染性，所以要拉应急物资我是最佳人选了吧。我们是个农业大市，按照往年，这应该正是春耕的时候了，现在一般的车进不去，如果我是非疫区来的人员呢，我来拉这些生产物资也比较合适，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。

在服务区的前几天，我还能从天黑睡到第二天早上，三四天之后作息就紊乱了，有时候突然醒了恍恍惚惚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有时候看着外面也不知道是虚幻还是现实。已经不知道自己存在了。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待的时间长了，还有就是心理压力大。

我们是靠货车才能生活，你看现在湖北的车很敏感，不知道疫情结束之后，老百姓的心理能转过弯来吗，如果他们还这么排斥湖北的车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装上货。

我一家人靠着这个车吃饭，怎么办？我妻子没有工作，全家5口人都指望这车，这车要不跑，就没办法（生活）。这是最揪心的问题。不能回家，条件差一点还能克服。

我儿子今年读6年级，9月份要考初中，正为难呢，还不知道将来学费怎么办。成绩好一点可以去个好点的学校，考得不好也不能找个很差的学校，不能毁了他的一生，还是想办法找个学校，花点钱，如果不能在9月份之前攒2万左右，真的是有点耽误他了。 



视觉中国

没看够？

长按二维码关注《人物》微信公号

更多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

